香祖筆記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 ◄

香祖筆記
卷十

► 卷十一

昭王南征，其君子化為猿鶴，小人化為沙蟲，疑是誕罔語耳。然世頗有此事，如望帝化杜宇，牛哀、李委化虎，郗後化蟒，李林甫化牛之類。《清波雜志》載章惇化貓，《泊宅編》載馮拯化驢，甚異，不知盧杞、柳璨、蔡京、秦檜、史彌遠、嚴嵩之徒，又當化何物耳。檜墓在金陵城南牧羊亭，至今呼為狗葬，則其化韓盧必矣。

玉川子詩「《春秋》三傳束高閣」，後世乃有故實暗合者，可為一笑。常秩治《春秋》學，著書數十卷，後以王安石薦起，安石不喜《春秋》，秩遂諱之。時兩河告饑，詔青苗錢權行倚閣，或戲秩曰：「君之《春秋》亦權倚閣乎？」故予謂秩與種放皆穿窬小人，而無識者猶載之《隱逸傳》，不大謬耶？

廣東巡撫石文晟疏言番禺縣已故儒士李無械妻何氏年百有一歲，例請旌表，下禮部議，允行。

李義山《對雪》詩「欲舞定隨曹植馬，有情應點謝莊衣」，雖非上乘語，然尚不失雅馴。《墨客揮犀》載羅可二句云：「斜侵潘岳鬢，橫上馬良眉。」則晚唐五代惡道，所謂下劣詩魔者也。雅俗之間，不可不辨。

《老學庵筆記》：陳師錫家享儀，以冬至前一日為冬住，又云《唐・盧頊傳》云，是日冬至除夜，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。吾鄉三十年前冬至節祀先賀歲，與除夕、元旦同，近乃不行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。乙酉夏山東多疫，忽有鄉人持齋素者言以五月

晦為除夕，禳之則疫可除，一時村民皆買香燭祀神祗祖先，亦妖言也。

唐熙乙酉五月十八日，大風從西北來，先以黃氣，繕以赤氣，氣過而風，晝晦，大樹皆拔。蒲台縣之陳化敏，有三人同行，風至伏田間，及風息，則三人伏處皆成墳如新築者，三人者皆死其下。又人家造屋三間初就，忽移置五里外，梁柱瓦甓如故。此與丁巳五月朔京師之風同。

《後漢書》：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，龍有從兄陽。夜，姓也。

放翁筆記謂古所謂揖，但舉手而已，今所謂喏，乃始於江左諸王。然則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，當是舉手耳，然何以云長揖耶？

《梁園風雅》，明雍丘趙彥復微生、臨清汪元範明生所撰，自李獻吉、何仲默、王子衡、高子業以下凡八人，義例嚴潔。予常勸宋中丞牧仲合劉欽謨《中州文表》刻之吳中，以備河南文獻。乙酉六月，適寄到《風雅》新刻本，乃嘉定門人陸廷燦校刊者。予笑謂座客曰：「吾為朋友謀則善矣，吾鄉文獻乃聽其放失，可乎？」故嘗欲輯海右六郡前輩作者遺集五十家，斷自洪、永已來，如許襄敏彬、黃忠宣福、秦襄毅紘、馬文簡愉、劉文和珝、毛文簡紀、王叔武宗文、靳兩城學、顏藍田玉夫、殷近夫雲霄、穆文簡孔暉、邊尚書貢、劉希尹天民、許尚書成名、王文定道殷、文莊士儋、馮閻山裕、子汝強惟健、汝行惟敏、汝言惟訥、李滄溟攀龍、李伯承先芳、蘇侍郎祐、楊太宰巍、劉範東隅、吳太宰嶽、戚少保繼光、子子衝澹、龔方洲秉德、於文定慎行、兄厖眉生慎言、郭魯川本、傅金沙光宅、於念東若瀛、李愚谷舜臣、李中麓開先、邢子願侗、公文介鼐、弟舉人浮來鼐、馮文敏琦、鍾尚書羽正、謝茂秦榛、許殿卿邦才、從叔祖伯石象艮、季木象春、高孩之出、鄒養浩頤賢、先伯父侍御府君與胤、盧德水世漼、王湘客若之、劉節之孔和、張元明光啟、徐東癡夜、董樵谷樵輩，擷其菁華，都為一集。守官京師四十餘載，匆匆未暇。今歸田矣，而髦及之，耳目神理非復故吾，不知斯志能終遂焉否也。聊誌此以俟他日〈乙酉六月廿二日西堂書〉。

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，如《水滸傳》、《平妖傳》之類，予嘗詳之《居易錄》中。又如《警世通言》有《拗相公》一篇，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，極快人意，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。故野史傳奇，往往存三代之直，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。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事，聞昭烈敗則顰蹙，曹操敗則歡喜踴躍，正此謂也。禮失而求之野，惟史亦然。《平妖傳》多目神借用呂文靖事，指使馬遂乃北寺留守賈魏公所遣，借作潞公

耳。鄭毅夫有《馬遂傳》，嚴三點已詳予《居易錄》。

靈寶許氏塋在縣東數里，背岡阜，面黃河，以河北中條山為案。襄毅公塚在西，莊敏、文簡而下諸子孫以次而東，形勢極河山之雄壯。蔡京葬其父於杭之臨平，以錢唐江為水，越之秦望山為案，尤據江山之勝，然京與其子攸、絛輩皆不得其死。堪輿之說，其足恃乎？亦存乎其人也。

筆記言宋時前輩遇通家子弟請設拜，既受之，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，乃坐。又一書記米元章與人書，至某再拜，則置筆幾上，正衣冠，對書再拜。又蘇、黃、晁、張門狀皆手書。又前輩與人書言，除批答門狀外，未嘗自書。昔人於酬接書問間古道如此，今後輩不知先進遺風者多矣。

青浦縣有地名孔宅，相傳隋蘇州刺史孔子三十四代孫禎葬先聖衣冠處。乙酉南巡，駐蹕松江府，御書「聖跡流徽」扁額，及二陸祠、董其昌家祠「芝英雲氣」扁額頒賜，諭其昌孫候銓州同建中送吏部先用，得荊門州，皆曠典也。

余前記梵書薜荔為餓鬼，又按《酉陽雜俎》云，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，萬惡乃墮薜荔也。

華山玉泉院山蓀亭大石旁，有無憂樹四。《酉陽・貝編》云：「無憂樹，女人觸之花方開，亦蘭稱待女花之類。」

荊州街子葛清，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，凡三十餘處，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。此視書團扇繡弓衣者奇矣，而出於市井之流，尤奇之奇。

宋靖康間，東京織帛及婦人首飾皆備四時，如桃、杏、荷、菊、梅花之屬，謂之一年景。予昔使東粵，過贛，報謁丁雁水僉憲，留飯園亭。時甫過上元數日，瓶中插雜花，如桃、梅、桂花、佛桑之屑皆盛開。予戲語雁水：「君可謂四時之氣具備。」比過嶺，則芭蕉隆冬亦不凋，始知摩詰雪中芭蕉未可輕議，特粵中雪不易得耳。

宋士大夫以四六箋啟與手簡駢縅之，謂之雙書。後益以單紙，直敘所請，謂之品字封。後又變而為劄子，多至十幅。淳熙末，朝士以小紙高四五寸、闊尺餘相往來，謂之手簡。予家所藏萬曆中先達名人與諸祖父書劄，皆用朱絲闌大副啟，雖作家書亦然。五十年來乃易為寸楮，日趨簡便，而古意無復存矣。

放翁云漢嘉荔子熟時，淩雲山、安樂園皆盛處。余昔過嘉州，考圖經，明時止有會江門一株，熟時專供蜀府，他即無有。獻賊亂蜀後，並此一株亦不復存矣。

宋寫書多用蒲圻縣紙，今殊不聞。

宋人詩至歐、梅、蘇、黃、王介甫，而波瀾始大，前此楊、劉、錢思公、文潞公、胡文恭、趙清獻輩皆沿西昆體，王元之獨宗樂天。然予觀宋景文近體，無一字無來歷，而對仗精確，非讀萬卷者不能，迥非南渡以後所及。今人耳食，譽者毀者，皆矮人觀場，未之或知也。

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〈釱〉寄《西村集》，集凡二十八卷，其鄉先輩史鑒明古著也。明古，成化間高士，與沈啟南齊名，而與吳原博、王濟之、李貞伯友善，為三原端毅公所知。按集中有《曾祖文質府君行狀》，隻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，無一語及靖難，而吳文定為明古表墓，止云「曾祖彬」，亦無一語及遜國，則《致身錄》之作果不足信。然當時胡為而有此說，遂傳千古之疑，雖博洽諳典故如虞山錢公，亦不能知也。集是陳仲醇繼儒選，初字醇儒。

《後漢・嚴光傳》：齊國上言，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。今臨淄縣南十里淄水上有釣台，傳是子陵故跡，而與七里瀨釣臺隱顯迥別。此水一號龍女水，又名裙帶水。

《澠水燕談》記王黃州題孫僅《文編》云：「明年再就堯階試，應被人呼小狀元。」僅果繼兄何復第一。世以元之為知人。予昔在京師，丙辰榜後，常熟歸少詹孝儀〈允肅〉以舉子下第留京師，每徒步造予寓舍，以詩卷相質。予語之曰：「君書法既工，而新詩無一怨尤憔悴之語，將來必狀元及第。」己未臚傳果第一。又丁丑常熟嚴寶成虞惇、癸未閩縣趙書山晉，予皆決其必登鼎甲，已而二君先後榜眼及第。二君皆予門生也。

慶曆中，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起，無敢救解者，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：「舜欽一醉飽之過，止可薄治之，何至如此。」帝悔之。歐陽兗公作《蘇氏集序》云：「嗟吾子美，以一酒食之過，至流落以死。」正用韓公語，而志中不載其事。

田告字象宜，篤學有文，少學詩於陳希夷，東遊過濮，客於王元之。會河決，著《禹元經》三卷。已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，將隱居焉，貽書徐常侍鉉，鉉答曰：「負鼎叩角，

顧廬築岩，各由其時，不失其道，在我而已，何常之有！」遂決高蹈。筮《易》遇睽，因自號睽叟。從學者常數百人。淳化中，韓丕言於天子，召赴闕，詔書及門而卒。皇祐中，濟南翟書裒其文四十八篇，析為三卷，又次其出處作《睽叟別傳》。今明水在章丘城南，土鼓縣故城西，亭山縣東北，曰淨明泉，在百脈泉西北，即繡江之源也。《齊乘》云，朗公谷，諸水東西伏流，西發趵突，東發百脈，所謂金霏碧渟，韻琴築而味肪醴者也。此吾鄉高逸第一流，昔撰《古歡錄》遺之。夏日雨過，讀《澠水燕談》，得告事，因略述《水經注》、《元和郡縣志》、《齊乘》而著於篇。

皇祐五年，王汾擢進士甲科，唱名日，左右奏免解，進士例，當降甲，仁宗覽家狀曰：「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。」遂不降甲，後又以元之孫超升朝籍。元之以直道不容於太宗，而仁宗特擢其孫，與蘇、黃黨禁於徽宗，而其孫與甥皆見擢於高宗事同。直道固不終泯，而仁宗、高宗之憐才亦古今所罕覯也。汾本名元宗，字彥祖，以夢改名。

唐開元二十七年，詔追諡孔子文宣王，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。宋初孔氏子孫襲封，仍唐之舊。仁宗納祖擇之言，改封衍聖公，至今因之。

左必蕃，廣州順德人，由監察御史出知揚州府。乙酉，上南巡，嘉其清節，特擢太常寺少卿，以難其代，仍命知府事。

宋初文士稱高、梁、柳、范，謂高弁、梁周翰、柳開、范果也。在楊、劉之前，而人多不知。

祥符中，劉偁為陝州司法參軍，廉慎至貧，官罷無以辦裝，賣所乘馬，跨驢以歸。魏野以詩送之云：「誰似甘棠劉法掾，來時乘馬去騎驢。」真宗祀汾陰，見野詩，歎賞久之。時偁為江南幕官，召至以為京官，知青州博興縣。後有差除，上曰：「得如劉偁者可矣。」不數年，亟遷主客郎中。今博興名宦不知祀偁否？錄之以備遺闕云。右見《澠水燕談錄》。

乙酉，自濟南至青州，諸郡縣皆有狼災。

李石《續博物志》言：劉亮合仙丹，得白蟾蜍、白蝙蝠，服之立死；又陳子真得蝙蝠，大如鴉，食之，一夕大泄而死。又云丹水有石穴，蝙蝠百歲者倒懸，得而服之，使人神仙。其自相矛盾如此。

薏苡一名薏珠。

《續博物志》言：文帝撰《五經尚書大傳》，使掌故歐陽生等受《尚書》於伏生。按《漢書》，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，非歐陽生。歐陽生字和伯，千乘人〈今樂安縣〉。事伏生，授倪寬，寬又授孔安國，其源流如此，非以掌故往受經者也。志又云漯水有伏生墓，亦非漯，乃獺之訛。

碻溪在鄖，而李石云碻溪在汲郡，有太公泉、太公廟，附會可笑。

人死為鬼，鬼死為蟆。李石以蟆為滄耳虎，音積。又有你音，指物貌，禪家有此語。

飛廉，紂時諸侯，或以為惡獸，頭似羊；又以為神禽，頭似鹿。此亦以檮杌為鯀之類。又方書之漏蘆，一名飛廉。

《高麗人參讚》：「三椏五葉，背陽向陰。欲來求我，椴樹相尋。」椴木葉似桐，甚大而陰多，人參生其陰。〈《人參譜》〉

上金謂之紫磨金，劉迎詩：「紫磨金餅暾扶桑。」迎字無黨，萊州人。

《湘州記》：蔡子池南有蔡倫舂紙臼。今成都萬里橋西江岸，有薛濤造箋石臼，或云是蜀府造箋處。

楊汝士於楊於陵座上賦詩云：「文章舊價留鸞掖，桃李新陰在鯉庭。」元、白歎伏。汝士歸謂子弟曰：「今日壓倒元、白！」又在洛中，裴晉公夜宴，汝士詩云：「昔日蘭亭無豔質，此時金谷有高人。」元、白失色。此本一事，而重複誤書之耳。按裴、白在洛與劉夢得多倡和聯句，裴詩所謂「成周文酒會，吾友勝鄒枚，唯憶劉夫子，而今又到來」，是其事也。是時文宗太和七年癸丑，白罷河南尹，再授賓客分司；八年甲寅，裴為東都留守；開成元年丙辰，劉分司東都，楊汝士東川節度使；二年丁巳，留守裴侍中修禊於洛，合宴舟中。先是太和五年，元已薨於武昌，安得與樂天、汝士同在洛中裴宴賦詩耶？小說之不考而妄語如此，可笑也。

《癸辛雜識》記宋十五帝御押，太祖：，〈元押〉，太宗：，〈元押〉，真宗〈闕〉。

仁宗：白。今益都孫相國沚亭〈廷銓〉《顏山雜記》所錄。鳳凰嶺玉皇宮石刻宋四聖御押，殊不同，太祖：●，太宗：●，真宗：●，仁宗〈渤闕〉。竝載之，以備參考。

《白氏文集記》云：「家藏之外，別錄三本，一置東京聖善寺缽塔院，一置廬山東林寺經藏，一置蘇州南禪寺千佛院。」《澠水燕談》云：「廬山寺白集七十卷，廣明初為高駢強取去，後四十年，有王長史者，遍求善本，較正而藏之，尋又易去，頗多舛謬。真宗詔取至都下，命侍臣以諸本參訂繕寫，付寺僧謹藏之。」真宗可謂右文之主也。

《鄰幾雜志》：雄霸間塘泊，冬月載蒲葦，皆用淩床，雖官員亦乘之。今京師之俗猶然，謂之冰車。

太倉崔華，字不雕，予門人也。工詩畫，常有句云：「丹楓江冷人初去，黃葉聲多酒不辭。」予極愛之，呼為崔黃葉。歷城族子蘋，字秋史，壬午舉人，有句云：「亂泉聲裏才通屐，黃葉林間自著書。」予亦呼為王黃葉。初予少年，和李清照《漱玉詞》云：「郎似桐花，妾似桐花鳳。」劉公酨〈體仁〉戲呼王桐花，鄒程村〈祗謨〉云：「崔黃葉自合作王桐花門生耳。」

同年祁工部珊洲〈文友〉官廬江令，有絕句云：「昨夜東風吹雨過，滿江春水長魚蝦。」予戲之曰：「古人警句例標美名，欲呼兄作祁魚蝦，必不樂受，奈何？因憶宋人有呼梅聖俞為梅河豚者，敢援此例。」一座皆笑。

《鄰幾雜志》云：「審刑奏案，貼黃上更加撮白，撮白上復有貼黃。」今不知撮白為何語。《石林燕語》又謂之引黃。

鯫魚產青萊海上，珍異為海族之冠。《南史》有餉三十枚者，一枚直千錢。今京師以此物饋遺，率作鮑魚，則訛作秦始輼京中物，可笑。又一郎官，饋歲單有燒鴉，見之愕然，徐問之，乃鴨之訛耳。

李贄極稱武曌、馮道，亦猶丁謂以曹操、司馬懿為聖人，夏竦美李林甫相業。君子小人，各從其類如此。

周密記德壽宮中秋賞月之所，橋用白石甃之，瑩徹如玉，以金釘鉸，橋下皆千葉白蓮花。御几御榻瓶爐酒器，皆以水精為之。水南皆宮女奏清樂，水北皆樂工吹笛。此視明皇月

宮之遊，豈有人間天上之異。又《桯史》云德壽在北內，孝宗將以元旦舉慶典，有北賈攜通天犀帶一進於內，帶十三銙，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云云，亦奇物也。

東坡十歲讀《范滂傳》，慨然太息，願效之。山谷晚謫宜州，為宜倅余某之子滋、澣默書《范滂傳》，才忘二三字。孟博一傳，隱括蘇、黃始終乃爾。志士仁人，千載而下，猶為感憤。山谷書《范滂傳》，後藏趙忠定家，事見《桯史》。

《癸辛雜志》云：治喉閉用帳帶散，惟白礬一味，或不盡驗。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、膽礬研細，以釅醋調灌。有鈐下一老兵妻患此垂殆，如法用之，藥甫下咽，即大吐，去膠痰數升，立差。又治眼障，用熊膽少許，以淨水略調，盡去筋膜塵土，用冰腦一二片，癢則加生薑粉些少，時以銀箸點之，奇驗。赤眼亦可用。

陸務觀作姚平仲傳，言隱蜀青城山，時出至丈人觀，紫髯鬱然，走及奔馬。《癸辛雜識》又云李次仲遇姚平仲於廬山。豈晚又出蜀遠遊，乃至吳、楚耶？

周公謹述括蒼陳坡言，治痘瘡色黑倒靨唇口冰冷方，用狗蠅七枚，擂碎，和醅酒少許調服，移時即紅潤如舊〈冬月蠅藏狗耳中〉。又治痘毒上攻內障方，用蛇蛻一具，淨洗焙燥，再用天花粉等分細末之，取羊肝破開，入藥末於內，麻皮縛定，泔水煮熟切食之，旬日即愈。

古人作墓誌行狀，多云皇祖皇考，余嘗疑之，未達其義。周密云：《詩》「思皇多士」，《詩記》引顏注《漢書》云「美也」；《急就章》注云「正也，大也」；《泰誓》孔傳訓皇為前。

宋人書感激曰感磯，取《孟子》「是不可磯也」，注云：「磯，激也，義與激同。」然亦鑿矣。

《荊楚歲時記》：河鼓謂之牽牛，黃姑即河鼓也。古詩云：「黃姑織女時相見。」李後主詩云：「迢迢牽牛星，渺在河之陽；粲粲黃姑女，耿耿遙相望。」則又以黃姑為織女，不知何據。

《大唐新語》謂梁簡文好作豔詩，江左化之，謂之宮體，晚年改作，追之不及，乃令徐陵撰《玉台集》以大其體。今觀《玉台新詠》所錄，皆靡靡之音，正足推波助瀾，何區

雅鄭。此集予在京師曾見宋刻，今吳中寒山趙氏翻刻本可謂逼真。

唐初御史裏行之名，自馬周始。又云武后革命，恐人心不附，供奉官正員之外，又置裏行御史遺補，有「車載斗量」之謠。

《大唐新語》：「李襲譽性儉約，好讀書，寫書數萬卷，謂子弟曰：『吾不好貨財，以至貧乏。京城有賜田十頃，可以充食；河南有桑千株，可以充衣；寫得書萬卷，可以求官。汝曹第勤此三事，何求於人？』」右數語可作家訓，故錄之以示子孫。

隋時天子及貴臣多著黃紋綾袍、烏紗帽，百官皆著黃袍及衫，出入殿省，見《大唐新語》。臣下得著黃，亦太淩僭矣。至唐始有紫緋青綠之別。

莊子與釋氏不甚相遠，唐傅奕精於莊老，而力詆佛教，殆不可解。

握拳透爪，世但知顏魯公。《獨異志》云，晉中書令卞忠貞殉蘇峻之難，後盜發其墓，面色如生，兩手皆拳，爪甲穿於手背，與魯公同。

唐文皇病痢，諸醫不效。金吾長史張寶藏進方，以乳煎筆芰服之，立差。

唐玄奘法師摩頂松，在齊州靈岩寺。師取經西域歸，始住長安洪福、大慈恩二寺及宜君玉華宮譯經耳。靈岩屬今長清縣，圖經但以為佛圖澄卓錫之地，而不知玄奘，故著之。

後漢馬略，閉戶讀書，十年不出，三日一食，鄉里謂之潛龍，此在臥龍之前。

宋宇文伯修藏一古鼎，款識曰「輦酌宮」。按班書《宣帝紀》「常困蓮勺鹵中」，如淳注：「蓮音輦，勺音灼，縣名。」《雍錄》曰：「漢蓮勺縣，唐之下邽縣也。」《元和志》曰：「下邽東二十三里有蓮勺故城。」然《三輔黃圖》、《雍錄》所載漢宮殿名甚詳，無所謂輦酌宮者；蓮勺，諸書皆言縣名，亦不言有宮。著之以俟博雅如劉原父者。

孫思邈《千金方》：人蔘湯須用流水煮，用止水則不驗。〈《人蔘譜》〉

沈存中《筆談補》云：「前世風俗，卑幼致書，尊者但批紙尾答之，謂之批反，如詔書批答之義。故紙尾多作敬空字，謂空紙尾以候批反耳。」按昔人謂謹空之空，乃九拜之

空首拜也。二說互異。〈《周禮・春官・大祝辨》，九拜；一曰稽首，二曰頓首，三曰空首，四曰振動，五曰吉拜，六曰凶拜，七曰奇拜，八曰褒拜，九曰肅拜。〉

《新唐書》如近日許道寧輩畫山水，是真畫也；《史記》如郭忠恕畫，天外數峰，略有筆墨，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，在筆墨之外也。右王楙《野客叢書》中語，得詩文三昧，司空表聖所謂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者也。

郭忠恕著《佩觿》、《汗簡》二書，並載《宋史・藝文志》。而《汗簡》不傳於世，今秀水朱氏有鈔本六卷，吳門新刻，逼古可寶也。首有李建中題云：「《汗簡》元闕著撰名氏，因請見東海徐騎省〈鉉〉，云是郭忠恕製，復舊臼字部末□字注腳趙字下，俱有臣忠恕字，驗之明矣。」後有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李直方序，又庚寅六月所南鄭思肖《為山磵葉君題汗簡後》，是書所援據自古文《尚書》以下凡七十一家，多今世未見者。

嘗見人家灶側多促織，竊疑之。偶讀《酉陽雜俎》云：「灶馬狀如促織，而稍大，好穴灶側。灶有馬，足食之兆。」

濟南明湖蛙不鳴，濰縣無蟬，或閱數年間聞其聲，則置酒競往賞之，以為異事。

段柯古云：《竹譜》竹類三十九。按戴凱之《竹譜》乃七十餘種。

宋英宗守文令主，然其知人之哲，尤不可及。舊制，御史闕，令中丞及翰林學士知雜迭舉，英宗內批自除二人，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為殿中侍御史，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為監察御史裏行。如此用人，雖唐虞三代盛際，何以加之？使神宗能守家法，何至王、呂輩紛紛亂天下耶？御史裏行始於唐初，迄宋尚仍之不改。

政和間，以詩為元祐學術，御史李彥章遂上疏，論淵明、李、杜以下皆貶之，因詆魯直、少遊、無咎、文潛，請為科禁，至著於律令，云「諸士庶傳習詩賦者，杖一百」。其紕陋一至於此。是時大臣朝士皆安石之餘孽，然安石惟欲廢《春秋》耳，其詩實於歐蘇間自成一家，亦可概謂元祐學術乎？此古今風雅一大厄也。

葉石林云：晉宋間佛教初行，未有僧稱，通曰道人；宣和崇道教，改沙門曰德士。道人、德士，正是絕對。

《避暑錄》盲：呂文穆蒙正為父龜圖所逐，衣食不給，龍門寺僧識其貴人，延致寺中，鑿山岩為龕以居之，凡九年。後諸子即石龕為祠堂，名曰肄業。富大忠為之記。今人以傳奇有破窯之說，志書亦沿俗論，但言窯而不知有龕，並龍門僧亦湮沒不傳，可惜也。

勞山多耐冬花，花色殷紅，冬月始盛開，雪中照曜山谷，彌望皆是。說者謂即南中之山茶，然花不甚大，所云海紅花是也。

趙俊字德進，歸德人〈宋為南京〉。偽齊劉豫起為虞部員外郎者三，以告強畀其家，卒力卻之，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，但書甲子。此亦一陶淵明也。又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，士大夫以為恥，碑文但書甲子，見《懶真子》。

古來如謝康樂、宗少文輩，癖好山水者多矣。明臨海王恒叔〈士性〉宦遊所至，輒登臨山水間，窮極幽奧，作遊記數十篇。江陰徐霞客終身於遊，至歷絕域徼外，牧翁為作傳，可謂好事者矣。予同年吳君，順治末進士，嘗遊武林，宿留數月始歸。予詢以西湖、西溪諸名勝，曰： 「皆不知也。」詢其未往遊之故，則大笑曰：「吾跋涉水陸二千餘里，豈為山水往耶！」予為先兄西樵言之，以為人嗜好逕庭乃如此。

《石林避暑錄》述景修言：「往以九月望夜道錢唐，與詩僧可久泛西湖，至孤山，時已夜分，月色正中，湖面渺然如鎔銀，傍山松檜參天，露下葉間，蕤蕤皆有光，微風動湖水，晃漾與林葉相射。可久清臞苦吟，坐中不勝寒，索衣無所有，空米囊覆其背，以為平生得此無幾。」此一段文字非東坡不能道。景修姓張，字敏叔，常州人也。

唐望江令麴信陵詩，予向從《萬首絕句》得三首，錄之。頃又從王楙《叢書》見一聯云：「台笠看山雨，渚田耕荇花。」語最工，而不得全篇。

晉簡文帝鄭後諱阿春，故晉人謂皮裏陽秋，孫盛《晉春秋》為《陽秋》。梁武帝小名阿練，改練為絹。今絹布之絹，俗罕知其為練矣。

鴟夷，河豚也。撊蒲，海蜇也。西施舌，海燕所化，久則復化為燕。鯠三腮，鱸四腮。

富文忠公不以文章見長，《康節外紀》載其《過堯夫》一詩云：「先生自衛客西畿，樂道安閑絕世機。再命初筵終不起，獨身窮巷寂無依。貫串百代嘗探古，吟詠千篇亦造微。

珍重相知忽相訪，醉和風雨夜深歸。」頗可誦。

馮元成《雨航雜錄》云：「皇甫百泉與王弇州名相埒，時人謂百泉如齊、魯，變可知道；弇州如秦、楚，強遂稱王。」此二語最是確論。